

潮州文獻叢刊之四

韓江聞見錄

廖

烈文圖跋題
戊午初秋

圖書五十說

河圖說

則圖書卦說

易文用九用六說

洛書說

則書敘疇說

圖書合一說

讀易觀爻說

揲筮占易說

鄉音同異可通韻學說

傷論
朝音

韻學通轉叶說

聲音韻相生之說

切韻
附見

十五部備六十部實五十四部分韻之譜

十五部轉三十部之譜

平聲之韻十五部

上聲之韻十五部

去聲之韻十五部

韓江聞見錄

總目

八

入聲之韻九部

詩病說

內詳大韻小韻
變聲疊韻之辨

詩學平仄說

六書說

韓江聞見錄卷之一

海陽鄭昌時平階輯著

孝德崇祀



古之賢者未嘗簿功名而功名之成必本諸道德晚近世以邀利祿為成功取科目為成名失其真矣吾邑前明殿撰林敬夫大欽先生有庸德之行既歿里中人商所以請崇祀鄉賢者或曰先生以嘉靖戊辰大魁天下策論似東坡詩賦似李杜是足以祀時林志和熙春先生特為論定語於眾曰否否狀元雖嘗

韓江聞見錄卷之一

卷一

一

冠天下然特科名中事眾獨不見先生庸行乎先生弱冠通籍後不慕榮祿旋乞歸養母凡於生事莫不盡情盡禮其孝足稱矣且先生正色立朝與附勢者不相入後有貴人屢書招先生出先生辭謝知權炎之難熄也賦齋居詩以見志曰窈窕青雲子流連滄海思帝鄉不可願芳草長相期隱與為諷其義足稱矣提唱道學使里黨之儒不惑於佛老嘗辨之以諭其母安人故安人之世不焚香以徼福不供養以幸報平心易行起化門內以及於鄉人其理學足稱矣眾服其言以孝德請果允崇祀

附載林忠宣公為諸生呈林太史鄉賢稿

為公舉翰苑名賢以光祀典以厲世風事竊惟禮隆賢宗德行文章並重議闕學校惟事久論定為真故才邁羣倫德高一世即閭巷韋布猶得與乎俎豆之榮矧廊廟梗楠可躋乎宮牆之列茲有前狀元及第翰林院修撰林大欽者洪鈞鑄品名嶽降神自其舞象之昔已有吞牛之氣孝從天賦少小篤懷橘之思質在人先稍長勵漂麥之志謂百氏為所當獵墳典包縮胸中以三蘇為必可師琳瑯縱橫筆下沉潛尚

韓江聞見錄

卷一

二

友而意適蓋鹽和悅寧親而情甘菽水甫十八而喪父多方為附身之需猶恨其木之不美偕伉儷以事母竭力備養志之奉若忘其家之最貧十事數陳纔李忠定之忠肝義膽原道辨析規韓昌黎之孔思周情廿歲而粵省掄魁越年而燕臺正奏風搏九萬日對三千太學士置之十二豈謂眼迷五色聖天子拔為第一定知喜動重瞳經品題而御墨淋漓侍講帷而展書顧盼自是寵在詞臣之右咸美忠結明主之知倘少遲乎金馬玉堂自當躋乎經邦論道乃舉頭日近寧無戀闕

韓江聞見錄

卷一

三

之丹心而極目雲飛轉念垂堂之白髮不數月而潘輿迎養滿一歲而李疏乞歸視富貴如浮雲溫飽非平生之志以名教為樂地庭闈實精魄之依孺慕彌殷怡怡然晨定命省宦情自令兢兢乎履薄臨深母安則視無形聽無聲縱寒暑不辭勞瘁母病則仰呼天俯呼地即鬼神亦爾悲哀毋死而骨立支床弔人隕淚毋葬而跣行却蓋觀者感眉惟其親者親而疏者亦賴以舉火以故厚者厚而薄者亦莫不分金同心如謝如黃或約婚姻或推衣食無為貴賤改節刎頸若洪若許或為修墓或為扶櫬豈以存亡易心蓋內外既無間言嶺海亦為希觀或見為盛名太早祇一鳴以驚人豈知其大節不虧慰三遷之教子度其初志謂報主之日尚長會以修文致侍劉之日隨盡真當時咸傷梁木今日其仰著龜者也某等父老之口說既詳子弟之耳聞亦覈雖位以年促或惜其勲業之未宏而行與文符可令其蘋藻之弗報非惟鄉先生之鬱抑亦二三子之羞敢具聯詞用佈公論伏望宗師大人臺前特採名實奉祀宮牆庶激人心亦裨風教

忠節食報

忠者人臣所自。盡本無所望於食報。而尚論者則每樂道忠臣之食報。以快天下之心。然化碧祇沉埋汗青。多忌諱食報。當代難食報。異代尤難矣。潮之郭正夫先生為前明南朝大學士。盡節殉難。終人或以勝國偏安於俄頃。不敢仍其相國稱。聖朝乾隆四十一年。追溯前代盡節之臣。見之奇孤忠奉南朝。繼且奔歷閩廣緬甸。百折不回。盡瘁以歿。恩詔贈如其官。謚忠節。是誠曠世盛典。天經地義。萬古為昭矣。依覆載之無私配。

韓江聞見錄卷一

四

日星而有耀。僅以食報垂勸云乎哉。予甲戌謁先生祠於揭陽城東。瞻其盡節時遺像。上有絕筆七律二章云。十載艱難為主恩。居夷避世兩堪論。一時平地氛塵滿。幾疊幽山霧雨翻。澗哀泉添熱血。暮烟衰草送歸魂。到頭若節今方盡。莫向秋風灑淚痕。成仁取義憶前賢。異代同心幾自鞭。血比蓑宏新化碧。魂依望帝久為鵲。曾無尺寸酬高厚。惟有孤丹照簡篇。萬卷詩書隨一炬。千秋霜管俟他年。又聞先生著稽古篇。顛沛時未嘗不以進講與宋陸忠貞臨難講大學同一始終。守正事君以道。

十相

昔之宦於潮及駐潮者。有十相。唐四人曰常袞、李宗閔、李德裕、楊嗣復。宋六人曰陳堯佐、趙鼎、吳潛、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後人於府治前新街為建十相留聲坊而配之。以泰山、北斗表韓公。為唐書韓愈贊。愈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愈沒其學盛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府治舊在金山麓。後改今所。故曰新街。

八賢

潮之聞人有八賢。唐一人曰趙德。宋七人曰許申、張夔、劉允、林

韓江聞見錄卷一

五

與王大寶、盧侗、吳復古。林東甫有言曰。力排異端。師宗孔孟。為韓愈之所尊禮者。吾得趙德焉。而真宗東巡。賦頌以陳災異。枉詆時弊。若許申者。可以觀其忠介矣。南中諸縣。清操一人為高宗之所嘉獎者。吾得張夔焉。而歲有凶歉。免民租辦冤獄。若劉允者。可以觀其經濟矣。投匭論事。南歸讀易者。林與也。觀其策忤權貴。屢拜不就。其直道事人者。乎文章學識。直言剛正者。王大寶也。觀其疏請恢復。懇建儲位。其忘身殉國者。乎事親至孝。為鄉評所推許者。盧侗之行誼不多見也。而居憂廬墓為二蘇。

所交遊者。吳復古之志趣超逸。豈易得哉。茲數君子者。出處雖不同。而正誼明道。皆足以植人倫。光史冊。允吾潮人傑也。又前明崇禎戊辰。同榜進士。有事朝薦郭之奇。黃奇遇。宋兆倫。李士淳。梁應龍。楊任斯。陳所獻等八人。同建坊於大街。亦題曰戊辰八賢。按是科。又有林銘球一人。係晉寧人。入漳浦籍。

丞相祠丞相墓丞相石

予辛亥歲謁宋陸丞相祠於韓山之麓。有句云。自挽龍顏托箕尾。無勞馬鬣葬衣冠。蓋謂忠貞公於匡門殉少帝。難神為列星。

韓江聞見錄卷一

六

無論墓之有無也。而吾邑東郊有丞相塚。南海之青海亦有之。或曰青海。葬衣冠。東郊。葬木主。庚午冬。予又作南海之遊。人為指東北隅。煙靄中一巨石曰是石。下為忠貞公墓。有守土者大書鐫石上曰丞相石。

相國石護忠祠大忠祠

宋文相國文山先生。與元將李恒戰於惠界之空坑。兵敗。馬蹶不能起。忽有一巨石墜塞隘道。元兵阻此不獲窮追。先生脫焉。後人號是石曰相國石。先生自是遁海豐。抵潮陽。謁東山張許。

雙忠祠。宰白馬以祭。方奠酒。祝曰。二公忠烈。予有同心。公如予。願飲于酒。酒果自乾。先生題詞於壁。埋馬廟側而去。後人乃於雙忠廟左立祠奉先生。曰大忠。予丁巳遊潮陽。謁雙忠。大忠二祠。嘗題句曰。當年慷慨一杯酒。今日悲高雙廟壇。厲鬼有靈埋碧血。孤臣無地著黃冠。江淮保障天心在。嶺海崎嶇國步難。唐社再興宋終屋。共懸青史寸心丹。

文丞相題雙忠廟壁沁園春詞云。為子死。孝為臣死。忠死又何妨。自光岳氣分。士無金節。君臣義缺。誰負剛腸。罵賊張巡。愛君

韓江聞見錄卷一

七

許遠。留取聲名萬古香。後來者無二公之操。百鍊之鋼。嗟哉人生。俞獻云。亡好烈烈。轟轟做一場。使當時賣國甘心降。國受人唾罵。安得流芳。古廟幽沉。遺容儼雅。枯木寒鴉。幾夕陽。郵亭下有奸雄過。此仔細思量。

義士祠 募友殉國難邑令劉海氛

黃義士安者。上元人也。明末募潮陽崇正甲申。聞國難。赴井殉。後人因井為墓。并蓋祠宇。歲置祀焉。其居停邑令孟春王公。亦以出荆海氛。繼歿。嘉慶丁巳。予在棉署。觀其祠。作詩弔之曰。十

七年來望聖仁。曾言一介不為臣。井間抱石迷端午。殿上鳴鐘痛甲申。畢志海邦先令長。修文地府更賢賓。甘泉苦節貞蓮幕。碧瀨相望正氣伸。古城開落木。棉花愁聽黃紉故。放衙二月鵲聲悲。望帝孤忠魚腹吊。懷沙布衣未伏陳。東關幕次難輸文。相家灼肉闔廷羞。勸進底嘗揚涉保榮華。嗚呼王公及難責有難辭。而幕士之殉所未前聞。昭大節於日星。靈爽宜千秋長存哉。

韓廟蘇碑

蘇文如海。韓文如潮。海言所就之宏深。潮言其氣之盛大也。韓

韓江聞見錄卷一

廟而蘇碑之宜哉。人傳蘇文忠在惠州作韓文公廟碑文時。沉吟良久。及得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二語拍案起。曰。文成矣。是為作文。起手法。然篇中議論之精。尤在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數行予題碑陰有句曰。兩代文章。配潮海千秋窮達證。天人謂此也。又韓山書院內有韓公廟。嘉慶庚午辛未間。重新予與董厥事落成。日子擬廳聯云。原道配孟氏。七篇得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傳於三代。後談經先宋儒。一席約詩書禮樂易象春秋之旨為百世師。

趙進士韓文序

韓公蒞潮八月耳。而潮之文教振千古焉。通化風行諒矣哉。乃說者謂潮人初不知學。則不盡然。考公到潮時。已先有海陽進士趙德其人。在人稱天水先生。公延為師。亦即以潮之人化潮之人耳。且先生品高學邃。最為韓公所重。公移袁州時。欲偕往。不可得有。婆娑海水南。簸弄明珠之句。留別可想其概矣哉。先生當作昌黎文錄序。以志宗仰。其詞曰。退之先生。聖人之徒。歟。其文續古之遺經。所履之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揚

韓江聞見錄卷一

九

雄所授受服行之實也。固已不雜其傳。曰。佛及聃莊楊墨之言。不得干其思入其文也。以是光於今。大於後。金石焦鏤斯文燦然蓬茨中。手持目覽。饑食渴飲。沛然滿飽。顧非適諸聖賢之域。而謬志於斯者所得盜其影響。僻處無俦。特以所遇次之為卷。題曰文錄。實諸益之所依歸。云。今韓文公廟配以天水先生千秋俎豆有以也。

天水先生文所傳絕少。今此作特古厚有漢氣。韓公重之足見盛德英華相脗合。君錄之深辨香之思矣。楊壁堂

王尚書韓木贊

潮城之東有凌旌峰焉。峰之下有樹一株曰橡。木枕其華而紅
白並簇簇附枝。郡人以之卜科名。降為韓公刺潮。故遊處木乃
公所植。潮人不忘公故。號其峯曰韓山。木曰韓木。宋郡人王尚
書大寶元龜先生有韓木贊曰。召公之棠。孔明之柏。既詠勿翦。
且歌愛惜。瞻彼韓木。是封是沃。匪木之濟德化。惟服化隆而孚。
華繁以符邦人。勵之此理。匪誣。聞乾隆甲子歲。橡木花猶是科。
潮人科甲特盛。今存古蹟有故。餘盈尺。且化石作漆光色。為大

韓江聞見錄

卷一

十

埔李明經詩。技所取。畧作立體。奉為韓公像。庚子季末。予司事
重建韓山書院。及脩公廟於凌旌峯麓。李擬以此木奉於院中。
書樓題為橡木樓。以聞當道。未果。行李書屬予題詠。予有句云。
花開八代文章鹿。幹倚南天星。斗高蓋。採其花繁以符者為言。
又云。飄香幾閣科名盛。化石不知霜雪深。則紀故幹之實也。
管子有言曰。十年之計樹木。百年之計樹人。韓公樹潮之人。
而潮人即重所樹木。道德文章炳煥千古。固不僅以科名之
應徵靈異也。洪松湖

鵲鵲碑

韓文公宰陽山時。嘗留為飛魚躍四字於石。刺潮無有。今祠東
壁乃有鵲鵲碑。乙卯胡觀察果泉夫子觀風試。以之命題。予跋
之曰。昌黎韓公詩文。家有其書。而法帖不少。槩見。豈公之精神
不萃於是歟。將兵燹風霜屢易。遂致湮沒歟。雍正間。西蜀龍公
雨蒼守潮。得公手書王右丞白鵲鵲賦於羊城舊家。購歸勒石。
置韓祠東壁。體兼行草。大二寸餘。飛動適逸。論書家謂為米襄
陽所自祖。嗚呼。斯文元氣入人肝脾。敬公愛公。學公者。誠不徒

韓江聞見錄

卷一

士

是碑而瞻拜。几筵人摹一本。以歸。置諸案上。如見忠誠灝氣拂
拂垂臂指間也。

留衣亭

韓公去潮。留衣別大顛人。莫知其意。顛乃於所居靈山寺前。築
留衣亭。孟尚書又疑為信奉佛教。意正相反。然公於此節。亦不
為明辨。第曰乃人之情而已。宋儒且以是疵公。誤矣。予謂公之
番衣。正欲大顛人其人。服吾服耳。故予題公廟句云。亭下留衣
陳法服。為招方外好歸來。

鯉魚文三利溪記

潮有鯉魚。韓公投豕羊與食。作文約使徙魚果。適去誠能動物之驗也。其夕雷雨乃山川之神驅除鯉魚所為耳。按文固檄體人因其有豕羊云云。悞以為祭文。非也。夫祭必以禮為惠之魚豈在祀典。文仲爰居之祀展禽議之而謂韓公之明反蹈此哉。誦讀家不可不辨文體如此。備考志書皆稱西徙六十里。西者南之悞。公文云大海在其南可証也。予家值州城正西三十里又三十里。乃近揭陽縣城。係山陸之地。并非海。且其水道乃小

韓江聞見錄 卷一

士

河與鯉溪本不相通。後人濬三利溪通之。然亦必雨水挾河漲始能通。非徒鯉所紀載家不可不詳地域如此。前明陳白沙先生嘗作開三利溪碑記。後因有客自潮來謁云。皆沙坦。公悔所作題句云。欲寫平生不可心。孤燈挑盡幾沉吟。文章信史知誰是。且博當時潤筆金。先君子嘗檢先生文集特示昌時曰。三利溪之為利。非生長吾鄉者不能深知也。蓋郡西小河。西流會揭潮水南入海。鹹潮數至。得此溪解之。三邑田疇利賴焉。陳公原文固當。詩乃悞聽人言也。傳聞之言難洞悉民隱也。又如此。

讀書洞夫子泉

郡之揭陽嶺為嶺南五嶺之一嶺。有瀑布泉。別開一洞曰飛泉。嶺為宋郎中鄭澹軒先生讀書處。先生朱文公同榜進士也。文公來潮訪先生。造其地。書落漢鳴泉四大字。鐫於石壁。又題句云。梯雲石磔羊腸遠。轉壑飛泉碧玉斜。一路風煙春淡蕩。數聲雞犬野人家。予甲戌下帳揭陽。思探其勝。聞土人曰。是神境也。俗稱為夫子泉。每天將雨。則泉作氤氲。竟日不散。若風清月朗之夕。恒髣髴聞弦誦聲。比閱先生家乘亦載其地有化景一樵

韓江聞見錄 卷一

士

夫見書閣。畫樓重複。迷遠近。後邀人再跡之。但見水流花開而已。

家乘又云。公登宋紹興十八年戊辰進士。原名鄭翰。殿試時高宗以其同元勳。曹翰名。御筆改為國翰。初授莆田令。政治卓異。欽取兵部武選司主事。轉員外郎。督師江左有功。晉本司郎中。致仕後。築書莊於藍田飛泉嶺。集生徒講學其中。以澹名軒。卒年八十有九。學者稱為澹軒先生。

洞裡書聲。何殊孔壁絲竹。楊璧堂

刻賦亭伏虎石

金山庵西有巖瞻臺臺下有伏虎石臺後石刻周濂溪先生拙賦并集朱晦翁拙窩二字為亭亭舊號逸碧按拙賦云或謂予曰人謂子拙予曰巧竊所耻也且患世多巧也喜而賦之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撤上安下順風清弊絕此係周子轉運廣東按潮刻於大顛堂壁者後通判廖公德明乃并集朱書刻金山石伏虎石今亦刻銘曰有漢將軍射此伏虎不洞貫之乃止沒羽絕

韓江聞見錄卷一

十四

戎俞公大猷作

講學鐘龍睡石

前明行人薛公侃講學中離山銘其院中鐘云晨昏二十四敲鐘聲徹前峯并後峯後峯前諸學士已聞曾與未聞同季公本來遊又題山中龍睡石云龍臥離山宛欲吟石床天籟發松陰他年若際興雲會起作蒼生四海霖山象離卦結院中虛之爻故曰中離書院後人遂稱薛公中離先生先生又濬中離溪山川金石因人以傳姚鶴洲

太守個中人

陸竹溪者潮高士也有明人為宋陸丞相忠貞公之後隱於潮之東郊時郭青螺子章先生守潮望東郊常有紫氣曰此間有異人在詢之衆莫知所應一日出署道之城東遇一醉客從者叱之不避又叱曰貴人上官至矣爾醉僕何不避為曰我醉由我醉爾貴由爾貴水急難流灘底月山高不礙白雲飛郭公聞之驚曰吾求異人久矣君其是耶遂下與揖之傾蓋相與語為忘分交次日郭訪陸脩車馬至不見後携一從者肩輿往見之

韓江聞見錄卷一

十五

然晤面殊少有十扣柴扉九不開之詠一日至陸家其妻應門陸年長於郭以嫂稱之屆午餐便飯待陸至問妻何以待公妻曰茹葢耳陸曰有茹何須葢他日至與陸遇僅以一茹款之從者疑郭曰非個中人安知此味耶陸送郭至門止款貌不少舒從者又於道上問郭曰陸君何以不速送曰彼心送吾矣旁人廉之見郭至東門陸聞發炮聲始改容退陸卒不輕陸郭門陸為隱有德不以才藝擅然書法瘦勁通神人爭寶之郡中省郎岳伯二坊其遺蹟也為人書墓碣不書考妣謂考妣者其子伯

稱之丈也。予里中有庠生省吾公墓碣，即其所書。今陸氏於東郊故居為先生墓，而立陸丞相衣冠塚，其中歲致祀焉。東郊有苗裔為孝廉漢東先生，長於詩，與王漁洋相投契，嘗珍藏一硯，乃南漢時物，見香祖筆記。予又嘗見漢東集，其題古松句曰：矯矯歲寒姿，獨存天地骨，殆不失先人風矣。

論曰：陸先生固高人，然非遇忘分下交之郭太守，又何以成先生之高哉？聞鄺湛若番禺奇士，以元夕衡上官道，至下理，遂棄儒冠，遊粵西，從女帥執兵符，著赤雅傳世，何當路不能下士若

韓江聞見錄 卷一

七

此相去遠矣。雖然，士各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湛若非遇寒居，又烏從顯著述文章哉？

高僧袖裏物

昔韓公之刺潮也，延海陽進士趙德為潮師。于是潮人篤於文行，千百年來蓋彬彬也。顧其時有老僧大顓者，眼明識道，理公且欲儒之，因與往來。及公移袁州，留衣為別。顓雖未能喻公微旨，章縫其緇，抑與都人士遊，言孝言弟，長者多重之。潮陽有洪長者，信悅大顓，願納田大顓寺。時大顓有靈術，笑謂洪曰：佛法

無邊，公田有畔，未知公所納四至何如。洪曰：惟所度。大顓曰：田為天下物，固日下物，請以貧衲一袖界日影表裏為公納。田畔可乎？洪曰：可。時洪阡陌雲連，百頃無間，值朝陽初朗，大顓舉袖障之，袖影裡得田且千畝。洪欣然曰：是禪師袖裏物也。遂立契券，送寺中。寺曰靈山，多蔣花果，適大旱，人見大顓注一瓶渥之，終日不竭。韓公祭神之海上，造顓廬在此，郡城西南又有叩齒巷，即召大顓至州郭所住處。洪氏村在靈山前，現於酉科冠鄉，聞者有遇春洪君固衣冠望族也。

韓江聞見錄 卷一

七

論曰：天下之物固天下之人所共享，今以田為天下物，公哉！高僧以袖障日影，洪遂推為袖裏物，書券納寺，毫無顧戀，意未俗守財虜，甘以滿撲者，亦可開風知返矣。然則談布施者，亦自度在己之本願，公私何如？無庸以袖影之術近於神怪而疑信參之也。

趙天水，陸竹溪，皆潮之賢者，而一表於韓公之刺潮，一著於郭公之守潮。士固貴自樹立，亦以附青雲顯也。大顓高僧耳，袖影之異，今猶傳之，容非得留衣故，益彰哉！此并錄意。

洪松

鄰水軍令

大埔楊夢園為龍先生宰鄰水有賢聲得士民心嘉慶丁巳歲
邪匪王三槐聚黨萬餘人圍邑城文廟且被災獲救免先生
奮集紳士糾鄉勇作堵禦飛稟請救於督軍時鞭長莫及而賊
勢益熾計無所之先生號禱先師大成殿下極泥首推心泣
盡繼血狀忽有神附先生部下人語曰得請於聖矣已命仲氏
帥賊不足平也立豎黑大纛一杆大書仲元帥軍今可鼓行前
矣時適紳士中有文童包順之者年雖少而胆畧過人帶領鄉

韓江聞見錄卷一

大

民五十薄城下聲佐討賊門者曰賊衆矣五十人者何能為盡
進城包不之答但大聲呼曰賊何在或應曰在東村包自領其
衆徑搗東村出其不備殺三槐之妻并其第三子持首級入城賊
蜂擁至見城上所豎大黑旗若有電光旋繞金甲神兵無數喧
擁主謀者驚曰此大神通非吾白蓮教所敢敵也槐不肯退尚
於城北建木城誓必破城復仇而前降神者復號於衆曰焚之
有數壯士即承命持火藥縋城出潛至木城下縱火見黑纛飛
捲風勢大作烈炎熏天先生仍恪奉軍令督率包童等盡趨部

下衆及鄉勇鼓譟直前木隨炮燼賊黨多斃餘潰散圍以解脩
文廟告厥成功先生長君耀華任廣寧學博予舊識也丁卯歲
見子於鳳城子十稔耳是事再詰焉而得其詳

衡聖公于吾黨歷著蹟如不享庵寺薦香結煙成字及陸萬
齡擬躋魏瑞入廟立遭驅斃皆赫在人耳目今以靈旗帥
神兵掃平賊黨尤覺千載如生文有奇氣斯亦雷霆走精銳
矣楊璧堂

文童之鋒壯士之火皆有神助載筆乃奕奕滿紙靈光余希

韓江聞見錄卷一

尤

陽山老人

予師陳霽疇九叔先生古閩名進士也乾隆甲辰乙巳間令吾
粵之陽山初到任謁文廟感其上兩旁風也倡捐新之而邑
中殷戶每互為觀望一日先生出署有欄輿遞紙者視之則一
老人呈請捐錢貳百千脩聖廟也先生異之延入內署詢其
家產業幾何曰有資本四百千作販米生活耳先生曰老固樂
善奈何捐本之半老曰公神明小老當以實告小老有子頑不
可誨但日事賭博犬馬之燕長矣行將填溝壑不願全貽頑男

作賭資謀以其半行善事。竊怪今人惑浮屠氏說。遇建寺宇。則爭先布施。捐題以行善。建聖廟。則却不前。小老謂行善莫若奉聖廟。但非遇重新時。重官長命不得其門而入。茲聞公有題濟之論。樂向風。又為不欲以財張賭。尊願捐本之半。先生見情詞真切。許之。納呈之。明蚤有錢至邑人。聞風爭先捐金。竣事先生曰。是亦非常之舉。祭先聖。曰其破格。願老。昨剛是先生留意於老。每見肩負入市。以之有少男代詢焉。則曰。頑男可誨。先生因召其男。勸諭之。再踰年。先生調任信宜。邑人拜祖道老。

韓江開見錄

卷一

儲男卧轍先生。慰謝老兼獎勵。厥男老曰。小犢已馴。服公教。知食力。圖恒產矣。先生歎曰。福善天道也。子克善心奉。聖人宜速獲報。化頑男為肖子哉。辛亥歲。先生掌教韓山書院。為昌時言此事。今忘此老姓字。謹誌之。曰陽山老人。

吾郡丙辰新聖廟。吾邑舉人廷棟黃先生。首董事。時泰趙厥後。見先生任勞悴。太守韓公義嘉之。是年又應舉。孝廉方正科。又饒平劉翁捐數百金。厥孫映春二君以學生兄弟連冠府試。戊午並提鄉闈。惠來方氏亦捐多金。書香特盛。

三山國王。三山國王潮福神也。城市鄉村莫不祀之。有如古者之立社。春日賽神行儺禮。昨飲酣嬉。助以管絃戲劇。有太平樂。豐年象。為予淇園里賽神。以正月十三至元宵會燈而止。其三王之像。與二王異。云係改刻于少小時。尚見一剥落舊像。置後殿佛龕中。里中父老傳其逸事云。前明兵亂時。三王嘗顯身御寇。寇數敗。每夜寇將至。則見有一異人。高丈餘。立樹杪。傳呼英風四捲。若有陰兵之助。寇憚之。他夕寇陰謀先截其樹。伏人樹下俟。見異

韓江開見錄

卷一

人至仆焉。則三王神像也。毀之。然寇仍畏神。餘威不敢大加害。里中按國王乃揭陽霖田都明巾獨三山神也。隋開皇時。某年一月廿五日。有三金甲神出巾山石穴。自稱昆弟。降神之日。玉峰石界之地有古楓樹上吐蓮花。遶陳姓人見神乘馬召言。與神俱化。既而神假人言封陳將軍。俗稱化王。合祀巾山之麓。唐憲宗元和十四年。道韓公刺潮。淫雨害稼。公禱於大湖神。潮人又禱於王。遂獲豐稔。故全潮祀之。至宋太宗征太原。見金甲三神突陣大捷。後漢主劉繼元降秦。凱之夕有旗現雲中云。潮州

獨山神太宗乃命韓指揮來潮詔封獨山為惠成宏應豐國王
明山為清化明應報國王巾山為助政明肅寧國王賜匾曰明
賜三山國王其廟地又係明山脉穴也仁宗明道二年又勅加
封廣寧王參錄志乘傳聞者如此敢為駢語括之曰民之麻明
神是賴國有福受命於王王昭德佑於全潮曰隋代曰唐代登
貴龍章於大宋惟太宗惟真宗伏以揭嶺微祥天啟玉峯之石
理太原奏捷人仰金甲於雲端楓樹發蓮花四照萬擊匡水陸
大千世界霞霄翻旗影九重宏錫振天朝百萬軍威由是刺史

韓江聞見錄 卷一

廿三

祀大湖山河麗日月清協黎庶披雲之禱指揮奉明德綸綍昭
馨香薦脭將軍乘馬以傳乃歎神之格思五嶺降靈光五岳王
亦壽也三山崇秩邁三公爰遡石穴於開皇慶發祥者及二月
之二十五日隆金章於明道被昭曠者綿百粵以億萬千年也
叙述明淨駢語腴鍊名山歷著顯跡禦災捍患宜其廟食千
秋降神日楓吐蓮花與韓湘子花開頃刻許真君樹寄御梅
同昭靈異而三山近在玉峰界石覺海上三神山尚屬縹緲
也 楊璧堂

風雨使者

風雨使者雨仙也本揭陽桃都登岡山北孫氏子生宋乾道年
間幼失怙恃撫於兄嫂踰十歲每有異徵一日嫂命上山取薪
使者但於山上嬉戲取牛糞作塔而已既歸嫂責其薪曰無有
嫂曰午炊不熟叔足脰可代火燒乎使者曰可半炊時使者自
投足入灶嫂驚視則飯熟矣足取出無恙其鄰家床椅足皆焦
赤魯火色又一日晒穀於院大雨將至嫂命收之使者不之答
入室取魚笱而已忽穀皆為雨水所浮嫂作急使者安笱於院

韓江聞見錄 卷一

廿三

隙而穀盡化入笱中雨霽日出倒笱出穀晒無少損於是嫂語
諸兄異之無何兄將之郡糶米使者請從時方下晚袂四野火
赤官長為民求雨使者至曰若安能禱雨果要雨但我禱耳衆
異其言以聞於官使者即與官約曰若可作柴籬我但卧柴上
午刻無雨可燒我時使背兄之米肆不在旁使者已如所約卧
柴上兄至已午刻矣赤日如故衆欲燒使者兄驚號使者起手
笠四招而墨雲合大雨不止衆曰足矣使者復手笠揮之雲以
散官長厚賞乃歸其家時使者仙跡已著將飛昇遂拜別兄嫂

披髮負笠出門。徑入桃都登岡山。兄嫂追至山麓。使者陟石上見足跡。至半山忽回首望。謂兄嫂曰。未拜別姑母。予懷殊悵悵。兄嫂可代兒謝也。及峯巔。登一樟木上。兄追至見綵雲四起。香風繞樹。使者遂杳。兄急手攀之。得其尸解一巨足趾里人乃取樟樹安足趾。刻為使者像。仍作披髮負笠狀。凡水旱禱之皆立應。地方官上其事於朝。勅封為風雨使者。祀之。丙午潮大旱。多方祈禱不得。雨。時制軍孫公士綬為平臺灣適在潮。親迎使者像。禱之。雨立至。且默禱戎事有靈應。孫公乃為別刻一像。

祀於羊城三元宮。又刻一像奉歸其鄉。甲戌冬杪。予弟昌復將偕予往羊城。過登岡山下。見其足跡。一循之登於山。至山半果有轉身躡足跡。為重立望姑處。蓋其姑鄉在山下東麓也。山上牛糞塔化為石塔。今尚巋然。而雨仙真像乃祀海邑斗門。論曰。使者能以笠招雲降雨。救時之急。真仙人矣。其白日飛昇無足怪。足趾之留為乃兄存骨肉之緣耳。又擬迎神之曲曰。披髮負笠兮。從容使者兮。安處登岡兮。仙蹤斗門兮。邑南神來兮。雲中迎神於山兮。不如於宮。淩。

今欲雨。蠲。今其風監執事。今有誠慰汝民。今三農三日。今霖足雨。金雨。粟。今民富而年豐。送神之曲曰。四野今熙。布澤今漸。笠揮兮。雲起雷電集。今其時神在昔。今兒嬉。能致雨兮。為師。今遊八極。今無不之求。輒應。今雨我公田。以及私妙舞。今婆娑節吾。今新歡送神歸。今樂時和神人交慶。今朱顏配。

名山大川興雲降雨。故珠江禱雨。則於九龍泉榕江禱雨。則於蝦蟇石潮城禱雨。則迎使者。蓋使者以致雨。仙必以仙掌雨。山川之靈。以人而集。古者社用勾龍。稷用后稷。人神合一之理。猶是也。理正事奇。文足傳之。楊璧堂傳。非史記面目。而多奇氣。酷與史記肖。曲非楚辭面目。而有逸氣。酷與楚辭肖。是謂善學古人。周崑西叙述往事。指陳古蹟。本本原原。清談無非妙理。憶君此本。托始禹山夜話。故載番禺學博璧堂先生評語為多。後君哀集所聞見。定為韓江一錄。厥觀益偉。然予嘗觀其初稿。有因常情鉤削者。猶間為請念於金沙玉璞也。愚弟僑林李維楨識。

三元十相聯對數則附

周六藝漢九經守先訓以傳家學詩學禮宋三元唐十相追遠
而報國思孝思忠丙子郡垣吾鄭氏大宗祠落成予撰柱礎
聯太史秋臯兄所書而鐫者若此周六藝謂孔聖門七十二賢
中子徒國公身通六藝也漢九經謂仲師衆公康成元公之註
經也人皆知之宋三元則辨公唐十相則珣瑜公及縈公也或
未盡悉考唐書宰相世系載吾縈陽鄭氏分南北祖及滄州共
宰相九人其北祖鄭珣瑜相德宗鄭縈相文宗鄭朗相宣宗鄭

韓江聞見錄卷一

共

餘慶相德宗鄭從謹相僖宗鄭延昌相昭宗其南祖鄭細相德
宗縈陽鄭畋相僖宗滄州鄭惜相中宗又協辦相事者尚有若
而人又鄭縈於昭宗朝拜相六月致仕高隱蓋最著者有十相
云又考石林避暑錄云宋史中三元者七人王曾宋庠馮京孫
僅楊真張綱鄭獬也當時只稱王宋馮三人不及孫楊張鄭者
以其官不至宰輔故也

論語五十以學易朱註五十作卒章大力則直指為知命之年
予嘗自題齋居長聯云五十學易曰寡過曰知非將以後順耳

從心胥恐懼修省歲月三百誦詩為溫柔為敦厚於此中察倫
明物得與觀羣怨性情若原熟裕胡公書法得聖教序之神印
澄海篆日磐桓鳳城為予書之是時黃山長檀柳書及古帖諸
長見予方塵纂錄為書聯云門庭蕭落皆置筆硯嬉笑怒罵盡
成文章予請易以多識前言往行酷好學問文章又因戲作一
聯云積學破愚可以益智多文為富何嘗不仁宗姪次笙大鏞
字類山長乃書之

連江孫雲海先生丁巳歲設帳潮邑署時予嘗與登東山

韓江聞見錄卷一

廿

望海予有長句公歸亦諗予曰觀海難為水登高必自卑十字
可作東山聯公語多諷諭又諗都會戲園聯云休恃威權當手
日應思鑼鼓歇場時又言其鄉仙霞嶺聯甚多有云到來福地
未為福出得仙霞始算仙足為宦閩者箴又曰常見某寺聯云
天地未開先有佛英雄回首即參禪開元寺釋平金聞之曰是
可書作寺中武廟聯

古閣黃星巖奎光先生自辛未壬申掌教韓山且十稔其自題
講堂一聯云朱晦翁是吾閩產韓夫子嘗此地來寓意高遠詞

極洗脫。又嘗遊郡南之波羅房。亦有聯云。鼓吹移來蛙兩部。樓臺讓出水三分。皆佳句也。

黃山長誦所見。閩夫子廟聯云。孔門未見此剛者。孟子難言是浩然。予因記數年前有擬聯云。志在春秋足與尼山千古目。無吳魏。豈容漢鼎三分。又憶家秋舉太史嘗誦故聯云。先武穆而神大漢。千古大宋千古後。文宣而聖山東一人。山西一人。此兩路夾觀法也。傳司馬亦嘗誦所見集唐云。吳宮花草埋幽徑。魏國山河半夕陽。此又以夾筆翻觀。言外取味也。

韓江聞見錄

卷一

廿八

數年來潮中孫雨仙香火大行。仙素稱聖者。玉容謝進士將送聯斗門廟中。得其半云。沛然下雨惟聖者能之。予為足成曰。粒乃蒸民與天地參矣。予近又嘗擬聯云。鼓鑄陰陽以風以雨。馨香桑梓曰聖曰仙。

楊學博冠山國王廟聯云。楓吐紅蓮啟明山。巾山獨山之瑞。以耀靈區神功並懋。鳳銜丹詔顯豐國報國寧國之庸而扶景運。王爵尊明吳太卿。楓溪廟聯云。楓老山門古溪深。國澤長書法道鍊。初失國澤長三字。或假書之後。得真蹟。鵠其旁。

韓江聞見錄卷之二

海陽鄭昌時平階輯著

三靈方

醫方所以救人而神仙所傳厥功尤著。孫真人得靈方於龍宮秘錄。活人無數。其前事也。父執夢龍蔡公。官千戶。嘗傳普救膏方云。有一副將。跌落馬。積傷不愈。其人虔事觀音菩薩。一夜夢其示以普救膏藥方。用芝蔴油二斤。雞卵四十個。紫草四兩。風毒生肌。取效如神。但熱時。須用三月三。五月五。九月九。或大風。

韓江聞見錄

卷二

一

日勿令婦人見之。勿聞雞犬聲。又當吃素。覺而錄之。如法以治遂愈。先考嘗如其法。熬以濟人。甚驗。又傳平胃茶方。查上武夷茶一斤。陳皮厚朴。仙皮。口。提防已。一兩。烏藥。一兩。方藥同茶。炒至赤研末。治肚腹及寒熱。外感奇病。飲。効末二味。馬大。仙所。加端午日午時製。更妙。乾隆甲辰秋。先妣周孺人嘗手犯疔瘡。症忽外毒攻心。殊急。甚。先考以讓公。命昌時虔禱於淇園本里。凡壇李仙師得全蠟。仙方愈之。扶乩者謝進士碧池師。及本里學究邦乘兄也。全蠟。五個。蟬。十個。甘草七分。薄荷十段。水二大杯。煎一杯。飲之內。謹按疾為聖人所慎。康子饋藥曰。未達不敢嘗。蓋必俟審其症。

與方合而後嘗之也。神仙所傳之方固佳，效用者自必以人濟神相其宜否。精神者亦必出於難治危症，一時計無所之，竭其誠切，神乃應之。世俗多瀆神而神不之告，又或愚於信神而不知以人相吾，未見其有驗也。所傳膏方，茶方，濟人最廣，何也？曰：其方平正，通達可以救一人者，即可以救人人，與金匱之救急仙方異然。二方又以膏方之用為普，蓋膏方可以祛風，可以散積，可以拔毒，可以排膿，可以生肌，又貼之在外，無虞內景。若要其取效之靈，只研冰片麝香末少許，加膏上足矣。是外科之要。

韓江聞見錄 卷二

二

藥茶方取效甚廣，亦內治小疾之要藥。然大約以消導為主，氣虛之人不可多食，不但孕婦也。

不知反正，開闔者不可與言文理。不知陰陽向背者，不可與言地理。不知寒熱虛實者，不可與言醫理。醫之取效最速，慎疾辨症者宜急講也。茲錄予向所纂辨症說如左。辨症說云：症門雖多而寒熱虛實盡之，其為熱也。目仁紅，目頭紅，心熱，目尾紅，相火熱，口唇紅，唇屬脾，紅則脾熱，口臭，胃火，食鬱舌苦，胆熱，咽痛，火熱，牙痛，風熱，腎虛，小便赤，濁，血熱，血淋，痛者。

實熱大便秘結，實熱下血，清者為腸風，虛熱濁者為臍毒，積熱手足熱，主熱喉渴，喜食冷水，其脈洪而數，其為寒也。目帶黑唇青白，虛寒鼻涕清，腦風虛寒，小便白，或帶濁，氣虛尿血，不痛，虛大便青，冷喉不渴，渴不飲冷水，手足冷，其脈沉而遲，夫症証也。即外形証內景，脈密也。察微密，知顯著也。製方藥藥樂也。去其病，霍然樂也。虛補實瀉，寒溫熱涼，各適其方。身又聞潮城之東有神焉，以方醫人，只用所開方紙剪水服之，其人即愈。予里林醫生嘗有貧人問請開方，囑令以此方食。

韓江聞見錄 卷三

三

之可愈，其人誤以其方紙剪服，亦愈。此屬不經之事。然昔人云：脚有抽筋疾者，以手書木瓜字於脚上，即愈。正與此同。又古有生人面瘡於足者，其耳目口鼻如人，且能効人言，百方不能治。後其人取本草諸藥，論之獨至貝母，瘡不敢效。遂以貝母單方治之，愈亦病畏藥之一証。治病者可主其所畏而專用之矣。予嘗就單方之出於古書及所經驗者，集三十二則為一篇，茲不贅。抑又有治非病之神方，四曰：醒眠以茶助氣，以酒救飢，以飯愈愚，以書云。慕遠居士。